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文学之旅 / 潘琦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219-05600-4

I. 我… II. 潘… III. 文学创作—文集 IV. I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 090084 号

责任编辑 廖集玲

封面设计 黄爽亮

我的文学之旅

作者 潘琦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宁市开源彩色印刷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5600-4/I · 99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潘琦大哥（代序）

大哥是一种榜样。

有大哥的人是幸福的。

我们就是这样的幸福的人。

榜样的力量就像血缘，能深深地植入你的血脉。

我知道大哥的名字，是在一本偷到的书里。忘了那一年是哪一年，也忘了因为何故从大队的一扇窗户前经过，那扇窗敞开着，窗户的下边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部黑色的拨动式电话机，电话机旁就是那本书。当时的院子里空无一人，我顺手一卷，就把她卷到了手里，然后藏到了身上。那是一本《罗城文艺》，而且是油印的，已经被人翻得半烂。书里有一个小说叫《铁英》，就是大哥写的，说的是一个女拖拉机手的故事，小说的后边，还署了大哥的工作单位，好像是县委通讯报道组。大哥在他的《文学之旅》里也提到了这个作品，他说那是散文，而且叫《铁鹰》，曾发在《广西日报》上。也许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

我一直把她记着《铁英》，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直把这个作品当作小说深深地收藏在了我的脑子里，尤其是大哥的名字。这种收藏对人生的影响是很有力量的。有一年我在县师范读书，有一个姓潘的同学是德英垌的，我便以为大哥的家也是那里的，我还问了那位同学是不是，那同学说可能是。于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竟邀了一位同学便往那里奔去，并非有意的为了什么，只是想顺着大哥走过的路走一走，好像那样走一走，便能一路地看到大哥曾经往返的足迹和身影，那样的足迹和身影当然是虚的，可实质上却是实的，实在我的心坎上。心里总在暗暗地想，哪天也像大哥那样，写几个东西试一试。大哥能，我们或许也能。这自然也是我们仵佬人祖传的优秀品格之一。何况有大哥的成功在前，为我们作了榜样，顺着榜样往前走就是了。那条路却不是太好，好在从山脚到坳顶，都是一色的被岁月打磨得黑亮黑亮的青石板，上到坳顶，果然风光无限，满眼的大树，荫凉一片，心里当下便想：这样的地方就应该是出人的地方！只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竟然弄错了，大哥的家并不在那，而是在县城背后的另一个村子里，那是一个凤凰起舞的地方，一个叫凤立的村子。

大哥的职业不是写作，如果说开始是，但后来很快就



不是了，这在他的《文学之旅》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哥的职业大都是在做官，而且他的官是一路地往上走，而且越当越大，然而让人敬佩的是，他的写作竟然从来都没有因为他的官务而停息过，他的笔一直在行走，笔下的文字一直在奔流，就像他们村子后头山脚下的那一口清泉，一直涓涓地流淌着，不停地滋润着他的读者。到如今，大哥已经出版了四十多本专集了，这样的丰硕成果，就是真正的职业作家，我想也是没有几人可以与他相比的。最最让人敬佩的是，大哥的作品却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官样文章。完全不是。他的文章总是一如既往地充满着真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整个写作，一直就像心里点着一盏灯。这盏灯我想就是真诚。这盏真诚的明灯，既照亮了他自己，也照亮了他人。前几天，我和一位朋友在一起吃饭，那位朋友还提起了大哥叙述母亲的那一篇散文。尤其是叙述不会普通话的母亲在大街上走失，急得大哥满街地找，找得多少读者读得热泪盈眶。这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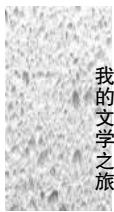
大哥的真诚，其实是一部大书。

在这部真诚的大书里，有一半他用智慧写在了他创作的作品里，还有一半，他用心血写在了对广西文坛的率领上。

这些年，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只要是跟作家们在一起，你就怎么也逃不过总能听到几句赞美广西文坛繁荣的语言，赞美之后，又几乎无人不在后边紧紧地贴上另外的一句话，那就是羡慕我们先是有一个好的潘部长，而后又有一个好的潘书记，再然后，又有一个好的潘主任。几乎谁都知道，我们的潘部长我们的潘书记我们的潘主任，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他们说到最后，便都深深的感叹起来，感叹他们那里如果也有这么一个潘部长这么一个潘书记这么一个潘主任，那就好了，如果那样，他们那里的文学也许也会上去的。然而他们那里就是没有！没有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而羡慕了。

大哥振兴广西文坛的第一个大手笔，是花山会议。

那一次会议，不知什么缘故，没有我的名分，我很遗憾地没能参加，听说开得空前的振奋人心，会议刚一结束，我就什么都听到了，听说大哥要有动作了，而且是大的动作！好几个兄弟都把电话先后地打到我的家里，都这么说，都在电话的那头兴奋得有的像是刚刚换了血，有的则像是刚刚换了媳妇似的。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怎样放在心上，我是一个种豆吃豆、种瓜吃瓜的人，我从小就养成了看见别人吃肉不嘴馋的坏毛病。



然而果真，转眼就热闹起来了。

先是召开了令大家热血沸腾的百名青年作家大会。大会的头一天早上，大哥跟我们大伙一起共进早餐，我看见他先是喝了一碗粥，然后又吃了一碗米粉，接着又连连地抓了三个不小的包子，眨眼间就一一地消灭得干净利落。我当时心里不由一振，我想是了，看来他是要真的大兴土木，要带着大伙大干一场了，要不然他用不着拿出那么大的架势去对付那样一个早餐，那分明是要上战场了！那一次会议，着实让许多青年作家长足了底气与风光，印象最深的是给了五十位作家每人一块宣传榜，每一块都一人多高，一个个都彩色缤纷的，虽然那五十块榜里没有一块是我的，但我仍然为之感动。我知道，那五十块榜树在那里，并非是为了让我们以后都向他们看齐，而是要把他们当成了铺路石，要从他们那里往前走得更远，走得更加辉煌。

随后，温暖人心的签约机制启动了。

在大哥的带领下，人们很快就看到：三剑客冲上去了，三编两导冲上去了，四君子冲上去了，漓江画派冲上去了，扶贫办的老王也冲上去了，《南方文坛》《广西文学》《红豆》，都冲上去了；一批接一批的签约作家、艺术家，一次又一次地冲锋陷阵，把一个奖又一个奖，大的小的，接

连不断地捧了回来……当然，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收获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品，成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

事实证明，文学艺术这个行当，路虽然很宽，天虽然很大，地也是无限的广阔，可如果没有人替大家呼风唤雨，没有人给大家领头开路，仅凭几条拼命三郎，顶多只能杀出一两条血路，种出一两块像样的谷地，但要看到如此大面积的丰收景象，那几乎是做梦一般。尤其是像我们广西这么一块处于边缘，长年来既落寞而又贫瘠的土地。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幸运是因为我们有着这么一位大哥。大哥不仅仅是我们仫佬人自己的大哥，也是广西文艺界兄弟姐妹们的大哥。大哥的真诚，既成就了大哥自己的文学，也成就了广西文坛的新的辉煌。

大哥，我代表兄弟姐妹们向你致敬，你是我们永远的大哥！

鬼摇子

2007. 5. 9



我的
文学
之旅

摇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desert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rocky, sparsely vegetated plain with some low-lying shrubs. In the middle ground, several tall, narrow rock spires or buttes stand prominently against a cloudy sky. To the right, a large, layered cliff face rises, showing distinct horizontal geological strata. The overall scene is arid and rugged.

我的文学之旅



文学是一种对历史
对人生的品味，
是一种作家独特至深
的感悟。我几十年来
对文学孜孜不倦地追
求，不管工作如何变
动，地位如何升迁，
环境如何变化，始终
没有离开方格稿纸，
依然痴迷地爱着文
学，钟情于忘我的笔
耕，实践我的诺言与
理想。这是一个艰辛
跋涉的文学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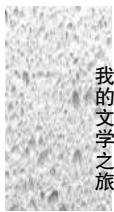
岭南仫佬人摇潘琦

—

我出生在仫佬族山乡一个叫凤立的山村，因为村后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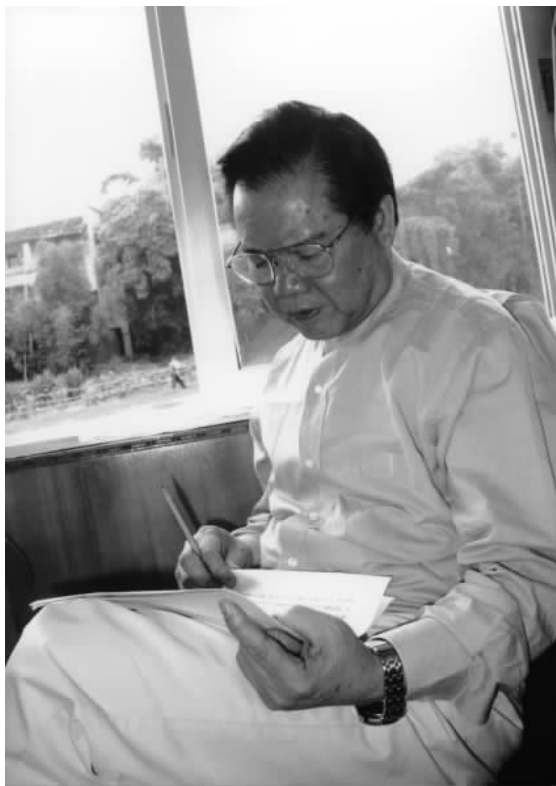
一座很像凤凰玉立的大山而得名。山上森林密布，绿茵茵、翠滴滴的，像是凤凰的羽毛。小时候，我和村上的小朋友常到山上捉迷藏，采摘野花野果。山下有一口清澈的泉水，长年潺潺流淌，水质特好，饿了、渴了，喝上几口泉水，人便精神起来。人们都说：“凤立村的人山歌唱得好，读书人聪明伶俐，就是因为喝了这泉水！”这话是否灵验，无据可查，但我们村的男女老少能说会唱在方圆十里八寨是出了名的。

记得小时候，每年中秋节，周围村庄的人都云集我们村对歌。村头有棵大榕树，树下一块偌大的平地，



我的文学之旅

摇



旅途中创作

就是人们对歌的地方，歌唱到来劲时，通宵达旦。那时我虽年幼，但对山歌已着了迷，经常坐在一旁或是爬到榕树上，静静地听大人们唱，有时也浅唱低吟。“走坡”是仫佬族男男女女对歌谈情说爱的形式。小时候不懂事，有时还跟着大人们去“走坡”唱山歌。今天，我已经记不清歌词的意思了，但我知道，那是他们用歌来交流情感，用歌来斗智，用歌来颂歌生活的，山歌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我的童年是在歌海中生活，在歌声的熏陶下成长的。我日后执著地追求文学艺术，受这环境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的语文课都很好，有的语文课文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作文每次都得老师的好评，甚至被当作范文朗诵。可对数学、物理却极少兴趣，我天生对数字比较迟钝，因此数理化成绩较差，很少超过八十分。但对一些山歌、民间故事、诗歌、小说，却过目不忘，只要听一遍、看一遍，便可从头到尾道来。高中毕业时，语文老师劝我报考中文系，当时的班主任是教政治的，他极力主张我报考政治学，说我有组织活动能力，是当干部的料。父亲也叫我报政治系，他说：“读中文是去当老师的，读政治系可以当干部，以后回来当个乡长、科长之类，家族人也感到荣耀！”后来，我还是听从了班主任和父亲的话，

摇5

报考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三个学校的政治系，最后考取了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

直到上大学，我对文学艺术创作还是一知半解的，写这些东西只是凭着对文学的爱好，胡乱地写，不讲结构，不究语法，只是写在笔记本上孤芳自赏。有时也壮着胆子写上一篇，但总觉得拿不出手，怕人见笑，不敢投稿。大学一年级，我在班上发起创办了一个“习作小组”，把爱好文学的同学集中起来，利用课余时间写散文，写诗歌，交流学习心得，请语文老师辅导写作，评点作品。习作小组还不定期地出版墙报，刊登小组成员的作品。我第一次登在墙报上的诗《校园》——

东方升起火红的太阳，
校园染透金色的霞光，
晨风送来满园书声，
那是一篇马列主义诗章。

晨风是多么凉爽，
校园张张笑脸映着朝阳，
我们是革命事业接班人，



心田盛满毛泽东思想!

……

这诗得到习作老师的好评。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接触到文艺创作的理论，受到了比较正规的文学创作的训练。

在学校里接触的东西多了，看的東西多了，交的朋友多了，看到一些文学青年的作品，很受鼓舞。心想，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为何人家能写出这般好的作品？一种冲动、一种好胜心、一种对文学的爱好，驱使我大胆地迈上文学创作之路，开始写些散文、小说。然而，毕竟自己的文学功底还浅，写作的基本知识不多，写出的作品比较粗糙，浅薄。

有一件事对我的创作触动很大。大二那年春节回家，在乘坐的火车上一个孕妇临产，列车通过广播动员懂得接生技术的医务人员来照顾这个临产的孕妇，结果有四五位当过医生的旅客主动担当接生员，使孕妇顺利生产，母子平安无事。回学校后，我把列车上发生的事写成散文，详细地描述了故事发生的过程，歌颂助人为乐的精神。题目叫《列车上婴儿的哭声》，刊登在我们习作小组的墙报上，

自己感到很满意，很得意。结果，语文课老师找到我说：“你这篇文章文笔不错，但缺少生活，缺少真实感，比如，你最后写的‘当东方升起火红的太阳时，从列车的尽头传来婴儿的哭声……’你是千里耳吗？轰隆隆的火车，还能听到列车尽头的婴儿哭声?!”一席话说得我面红耳赤，从那以后，我写的文章不再追求华丽的词藻、过分虚构和想当然的夸张，讲真话，讲实话。其实这是我文学的启蒙。

二

大四时，学校组织毕业班的学生参加了“四清”工作队，我随队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搞“四清”工作。我住的寨子叫程阳寨，是一个三百多户的大寨子。侗族男女老少能歌善舞，侗族多耶、侗族大歌，非常动听。侗话和仫佬话是一个语系、一个语支，很多词语相近，我很快便学会侗语，排除了语言障碍。很快，我和侗族兄弟姐妹成了好朋友，经常参加他们的对歌和娱乐活动。

当时“四清”工作队对生活要求很严，不能随便吃鸡、猪肉，更不能喝酒。文化活动却比较丰富，经常和寨里的侗族群众联欢。大家知道我会写点东西，编写文艺节目的任务全落到我身上。工作队进寨后的第一次联欢会，



我编写的《三句半》很受群众欢迎。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布于众，登台亮相。后来，我创作了这样一首侗歌《侗乡闹春潮》，歌词大意是：“雄鸡一唱万户晓，侗乡处处闹春潮，层层梯田泛绿浪，家肥绿肥堆得高，条条山道人来往，春风送来春耕潮；春天到来人人忙，侗妹送肥下田庄，春肥撒遍梯田上，别说侗妹夸海口，一担肥来一担粮；春风送来好春光，山山水水换新装，嫩绿秧苗随风长，块块梯田平如镜，侗妹送肥过田边，张张笑脸映水上。”“四清”工作是专门整治“四不清”干部的，斗争形势十分紧张。这首歌词在那种严肃、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能写出一点人情、人性来，是难能可贵的。我还写过一些诗，有一首《春天来了》在“四清”简报上发表过——

春天来了，
羊角花儿满山岗，
嫩绿的秧苗随风长，
公社春耕忙又忙，
朝霞照在兰妹的笑脸上，
手扶着“五三步”犁，
脚下滚滚翻波浪，



小长安风光摇摇摇摇摇摇

昨早她犁完四屯半，
贫协主席把她来夸奖！
她心里暗暗下决心：
快犁快耙保质量，
赶上季节就足粮！

春风吹拂兰妹的衣裳，
清早挑肥到垌场，
担担肥料染霞光，
兰妹身后送肥队伍最长，



姑娘们步步紧跟上，
春耕歌儿在飞扬，
兰妹的歌声最响亮！

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早期作品，现在偶尔拿出来读一读，挺有意思。

在三江侗寨共呆了一年多，这里丰富的文学资源和侗族同胞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及浓烈的民族风情，深深地打动了，感染了我，当时创作了不少关于侗族的文艺作品，其中多是诗歌、民歌和民间故事。有的作品刊登在“四清”简报上。现在已无从查找。

记得我的几首山歌第一次用铅字印刷在“四清”简报上，那虽然是一份很普通的简报，但对我来说可是“作品见报了”。班上的同学集中到队部开会时，一见我便说：“看到你的山歌登报了，为班上争了光呀！”一句贴心的话，兴奋得我整夜睡不着觉，爬起床又写起来！我尝到了文学创作的甜头，心中经常萌动着一种创作的冲动。

在“四清”结束时的工作总结上，我写了这样一段话：“一年多的‘四清’工作，我不仅在贫下中农身上学到很多优秀的品质，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而且

播1